



圣马丁教堂内

极端的痛苦折磨着他。阵阵撕裂似的巨痛在他体内积聚，爆发。他的肌肉在抽搐，整个身心都已为疼痛所淹没。在他疼得就要发疯时，周身一阵剧烈的颤抖吞噬了一切，他失去了知觉，得到了一丝静谧的安宁。

然而，每次苏醒后，他都是周身冷汗。觉得更加无力，更加恐惧。

一阵寒风从钟楼呼啸而过。吹得他眼中的泪水沾湿了双鬓的黑发。每次苏醒后，他脑子都很清楚。他，不能理解自己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之反应。他，马修帕内尔·格林，代号为VRANUS的反间谍组织的成员，早已知道肝脑涂地很可能就是他这份工作的结局。一切，一切，他把一切都想得很美好。他并非真的不怕死。但是，为了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感，他往自己的脑子里填了许多可怕的镜头。——被枪杀，被刀捅死，氯化钾毒气迎面扑过来。他也想到过自己被淹死；他想到过自己因窒息而面部发青，两眼红肿；他也想到过有人往他心里充气。每次，他都死得坦然而又沉稳，无须挣扎于那不可思议的痛苦之中。他所想象的痛苦，都是他能忍受，而且到他不能忍受的时候，也就消失了。他早已经认识到，他是经不起刑罚折磨的。假若有一天有人来审讯他，他会与刑讯者充分地合作——问什么讲什么，绝不含糊、犹疑。

马修帕内尔·格林想过什么是恐惧，也猜想过疼痛会到

什么程度，愤怒、自怜，他体会过。所以，这一切，格林也还能忍受得了。

但是，格林对现在笼罩着他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从来也没有准备，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就是恶心。恶心充斥了格林的咽喉。他紧闭着嘴，张大着鼻孔。如果他们找到他，会发现他惨不忍睹的，一想这一点，格林就很伤心，难过。

清晨的时候，伦敦下了一场大雨，空气清新了许多。但这几个小时，有好多次了，格林觉得两眼混浊，什么也看不清。每一次，都是在一阵撕裂般的疼痛使格林昏迷以后，每次都是全身发抖。

格林在那儿已经多长时间了？六小时？还是半生？他这一辈子看来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四十七年活跃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另一部分，就是这六小时的痛苦。这第二部分是事关重大的。

他还记得，他们是怎样把他带到圣马丁教堂的。尽管他们给他用了许多麻醉剂，可当时的一切他还记得很清楚。药品味道很好，吃下去很舒服。他们削弱了他的意志，但他记住了发生的一切。是两个人把他架过来的，一边一个，因为他脚下不太稳当。他和其中一个叫哑人的在一张靠背长椅上坐了一会，另外两个去钟楼上看了看器械是否已经安好。他还记得看到了一个橄榄木做的捐款箱。上面写着：

为教堂的永存，请你慷慨解囊。

后来，他们带着他沿着金属楼梯，曲曲弯弯地爬到了钟楼的平台上。那儿一片漆黑。风在不停地刮着。然后他们就……，而后他们……，格林想着想着，便伤心地抽泣起来。

格林这时可不应该哭。他的抽泣，震裂了体内的血管。

一阵巨痛传遍了全身，头好象是被铁锤重重地击了一下。格林又昏了过去。

在教堂下面的街道上，人来人往，穿梭不断。数以百计的人从查林十字车站涌出，堆在维利斯街道上。一些人风风火火地赶去上班；一些人好象很情愿地站着队，等着挤进那红色的双层汽车。他们挤在一起，眼睛警觉不停地东看西看，给人一种阴凉的感觉。升降电梯从地下铁道带出了一群无名小卒。他们中有办公室工作人员，秃着脑袋，红着眼；有劳工，用布裹着脑袋，愁眉不展，他们已经厌恶了无聊的生活；还有女售货员，女秘书，虽然已是隆冬，她们仍还穿着迷你裙。她们的手，脸和腿都已冻得发红，要破裂了似的；年龄稍大一些出来做生意的女人，手里提着包，里面装着沉重的东西，走起路来左摇右晃，对过路人真可说是一种威胁。

他们当中可能有人往钟楼上，但是却没有谁看到了钉在上面的格林。英国的工人们，总是很愿意把头缩到领子里去。他们的头脑很复杂。

格林苏醒过来之后，他前额上流着冷汗，轻轻地喘着气，嘴张得大大的，以免身体再动来动去的。最后，渐渐地那紧紧绑住的双臂失去知觉，完全麻木了。这可是一件好事。因为在最后的一个小时里，由于血液循环中断，周身剧疼，在一定程度上，这比那体内撕裂似的阵痛还难以忍受。

格林没有呼救，他起初喊了几声，可是没有人能听到他微弱的声音。而且，每叫一声，全身有迸发似的疼痛。

慢慢地，神经由于负荷过大已经麻木，疼痛减弱了。格林知道，更厉害的疼痛还会向他袭来，但是这种疼痛已不能成为夺去他生命的敌人。疼痛与生命已成为一体。如果感觉不到

疼痛，他就已经死去。

格林这时觉得很冷，很凄凉。

他两眼注视着远方，看着远处的河流，以及查林十字饭店。在那儿有新伦敦的组成因素：难以形容的、颇有功利的皇家节日大厅。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建筑的伊里莎白皇后大厅，象一座学术大楼，又象空间站。这就是新伦敦。经济而又冷峻的建筑模式。伦敦的边际一片灰白色，就象芝加哥一样。由于罢工，郊区布满了许多没有完成的建筑。在那些混乱难看的建筑群里，耸立着许多起重机。

格林看着看着，觉得很难过，便把头转开了。往日的伦敦已几乎消逝了！就是那些暂时还没有被改修的建筑，表面也都喷洒涂抹满了，失去了旧日的光泽。

往日的伦敦已不复存在了。

格林感觉到有液体顺着腿流淌下来。不只是血。他意识到那不只是血。他已绝望。他觉得恶心，他直想吐。

一丝阳光钻出了很低的银灰色的云层，照射下来。格林渐渐感觉到温暖。这就是阳光。格林觉得自己仿佛浮在了空气中，一种飘飘然的感觉。要是没有体重，该有多好！麻木好象怜悯格林似的，逐渐传遍了他的全身。格林觉得喉咙发涨，他已经精疲力尽了。

机器的叮叮咚咚的杂吵声，又使格林苏醒过来。那巨大的钟已经开始工作了。钟舌与弹机挤压碰撞着。钟声响了，响声轰轰，震撼了整个钟楼，钉着格林的刑具剧烈地抖动着。格林又一次觉得周身火烧一样的疼痛难忍，好象五脏六腑就要被撕裂一样！马修帕内尔·格林发出了痛苦的尖叫声。

可是，没有人听见。

当天晚上，伦敦各报根据其读者的口味以不同的方式报道了这一新闻：

“在圣马丁教堂内有人被钉死。”

“反对党质问全国钟楼安全组织。”

“早去参拜教堂者看到了一切。”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断了一项长达一年的系列广播特别节目，请三位大学教授概括讲述了刑罚在西方国家的应用，不过对“钉死”这一刑罚，做了详细的阐述。一些专家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和研究。它发生在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前夕，意味着什么？最后，一位劳动党国会女议员说到了点子上：整个国家都为这一事件震惊、恐慌，然而多少年来，妇女们一直被钉在大男子主义这颗柱子上受苦受难，却无人问津过……。

在汤姆利生美术馆

“你！就是你！”那位歌手演唱道。他弯曲的手指指着人群中一个染着绿色眼毛的男人。那位男人把手放在屁股上，眼睛瞪得大大的，金黄色的头发在明亮的灯光下照得闪闪发光，“就是你！……”

你使我变得疯狂。

我还能做什么？我还能说什么？

因为我爱你，

整个世界都已天昏地暗，混浊不清……。”

他细而响亮的男高音与笛子的伴奏融合成了一体。他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而扭动，他的双腿也在机械地跳动。他站在高出平地的一块台子上，小丑一样苍白无睫毛的脸有节奏地向嗡嗡的人群点着。汤姆利生美术馆演播室里挤满了人，充满了嗡嗡的谈话声。有的在亲密地交谈，意味深长而又集中；有的在谈论艺术和生活；有的在说俏皮话，声音很大，有意让别人听到，让别人去重复。

“……所以我干脆就把自己交给了他。他帮我设计所有的衣服，甚至还帮助我选衬衫和领带。事实上，他想让我是什么样子，就把我装扮成什么样子……。”

“……看在上帝的份上，米杰，他是你的丈夫，可也是我的朋友。我怎么会想去伤害他呢……？”

“……描写你是很困难的。我想试着抓住你的内心世界

界，然后以——坦白地说——色情语言表达出来……。”

“……哼，如果让我说的话，我认为把人钉死在圣马丁教堂钟楼里的人，只不过是表现表现，给警察局出个难题罢了！亲爱的，你的酒喝完了吗？”

乔纳森·海姆洛克一踏进那拥挤的招待室时，就后悔他不该来。他往人群里看了看，没有找到要见的那位女人。乔纳森慢慢向门口走去，手里灵巧地玩弄着玻璃球。一些模特儿挎着老头们，目光呆滞，显出极不耐烦的神情，她们一看见乔纳森走过来，就向他微笑，于是乔纳森一一向她们点了点头。就在要出门的时候，汤姆利生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带到了屋子的中央，跳上一张椅子，说道：

“朋友们，听着，都注意了！”（屋子里慢慢安静下来了。）“我感到非常荣幸把乔纳森·海姆洛克介绍给大家。他刚从美国赶来，为我们讲授艺术及有关内容。”（有些人嗤嗤地笑了起来，嘲讽地说道：“听听，听听。”）“许多人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请来，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他。嗨，安德罗，以后你不要妄加评论！”（笑声）“你们可得小心点儿，乔纳森博士是懂艺术的。”（嗤嗤的笑声及呻吟声）“肯定你们是拜读过乔纳森博士的著作的！现在他来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你们面前。朋友们，记住，您是在汤姆利生美术馆第一次见到我们这位博士的。”（一阵笑声及零零落落的掌声。）

汤姆利生从座椅上跳了下来，极为诚恳地对乔纳森说：“我确实太高兴了，范终于把您劝来了。您的到来，使今天晚上大放异彩。我能叫您乔纳森吗？”

“不行，你还没有见过范吧？”

“是的，还没有。”

乔纳森轻蔑地哼了一声，转身走进了一家酒吧，要了一份大杯淡饮料喝了起来。他没有注意到费琪已经向他走了过来，没能来得及躲开他。

“乔，听说你要来，所以我为此专门过来看一看。”费琪直截了当地说道，这仿佛显得他要比乔纳森忙得多。费琪在美国专修艺术，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工作十分努力、刻苦，成为了皇家艺术学院最年轻的系主任，最近他被聘请担任全英国美术馆的理事。

“唉，乔，接到我的便笺了吗？”

乔纳森从来不叫费琪的姓。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费琪到底姓什么。“什么便笺，我不知道呀？”

费琪用姆指摸了摸他的胡须，整理了一下。然后他清了清嗓子，郑重地说道：“就是那份请你来斯坦的纳维亚做系列讲座报告的便笺，你没接到吗？”

乔纳森想起几个星期前收到的那张便笺，可是他没接受。乔纳森认为这是费琪为了显示一下他认识重要的人物，能把所有的事情干成的。“没有，从来没有收到过你给我的什么便笺呀。”

“那你觉得我刚跟你所说的那件事怎么样？”

“很糟糕。”

“噢，噢，我懂了。是的，很糟糕。唉，今天晚上这里来了许多人物，你不认为是这样的吗？”

“不认为。”

“对，对。我同意你的看法。当然，没有什么真正的学者。不过，……都是些重要人物，好啦！现在我得走了，还有很多事情急着要去处理。”

“快去处理吧。”

“好的，干杯！”

看着费琪从人群中走过时，和一些有名的人一一握手，而对其他人却不屑一顾，乔纳森突然产生了一种对社会的厌恶感。毫无疑问，费琪在青云直上。

乔纳森已经喝完了威士忌，准备要走。这时，范妮莎·戴克出现在他的眼前。

“玩得不错吧，亲爱的？”范妮莎颇带怒气地问道。

乔纳森向着人群看了一眼，乏味地笑笑，然后从牙缝里挤出两句话：

“你跑哪儿去了，你说过不会再迟到了。”

范妮莎向屋中远处对面的一个人招了招手，说道，“很简单，事实是我撒谎了。”

“最近有一天，范……。”

“我正期待着那一天。”范妮莎抽出一支高瓦斯牌香烟，在指上弹了弹，而后象一个船员在风很大的甲板上一样，用手罩着火，把烟点着了。没有找到烟灰缸，范妮莎便把火柴扔到了地毯上。范妮莎一只手放在屁股上，轻蔑地看着那杂乱的人群，那支法国名牌香烟在嘴角上下左右来回摆动。她用那冷酷而又智慧的目光审视着人群中每一个人。范妮莎是美国移民，她以范戴克的化名发表当今英国最犀利，最有见地的文艺评论。乔纳森认识范妮莎已经许多年了，一直都很崇拜她，而且喜欢她。她生活放荡，经常手持两个婊子出没于一些晚会，被人怀疑是在搞同性恋，但乔纳森对她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他们在艺术方面的意见常常大相径庭，私下里也经常吵嘴打仗。但是，如果有哪位不知情的人敢介入她们的争执的

话，他们会共同携起手来，毫不留情地把他打个稀巴烂。

乔纳森注视着范妮莎，惊奇地发现，她突然老了许多。她还是戴着黑色披肩，穿着龟领衫，这是她的标志。她还是象芦苇一样瘦。可是，头发却已开始发白。她那双富有表现力的手也变得有些失去控制而略微发抖了。

“见到那位奋斗中的年轻人了吗？”范妮莎问道。她斜靠着桌子，胳膊肘撑着。两眼冷冷地看着面前的人群。

“没有。你要我来这儿，有什么事？”

范妮莎没有回答乔纳森的问题。

“你没见到那小子？”“进来时我向四周看了看，没看到。”

“他在那儿。”范妮莎努了努嘴。

乔纳森透过眼前拥挤的人流，看到对面有一个年轻人。他胡子又脏又乱，穿着击剑服。喝的是啤酒，说明他不是下层社会的人物。周围围了许多人，他们想让别人看着自己和这位青年呆在一起，所以宁愿听他讲。年轻人的后面站着一位姑娘，穿着长长的用马德拉斯布做的衣服。头发油光发亮，两缕头发正中间是她的鼻子。她面容憔悴，显得有些胆怯。她看上去很象一位研究生的妻子，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非常愤怒。乔纳森认为这位姑娘是那画家的妻子。

天哪，他们看起来都一样！

范妮莎知道乔纳森会和她的想法一致，便耸耸肩说道：“不管怎么说，他们至少不装腔作势。”

乔纳森又看了看墙上的那些现代画劣品，说道：“他要卖多少钱？”

一对夫妇从人群中挤出来，走向乔纳森。乔纳森从牙缝

里进出两个字，但又略带微笑地说：“天啊！”

“快走。”范妮莎说。她挎着乔纳森的胳膊，带着他走开了。她依偎着乔纳森，好象在谈恋爱一样。他们刚转过弯，就被三个正谈着话的人挡住了去路。

“范，你这个婊子！”一个穿着镶金边羊皮夹克衫的年轻人冲着范妮莎嚷道，“你竟然独占了我们这位受到高度赞扬的艺术家，而且还抓住不放！”他看着乔纳森，皱皱眉头，希望范妮莎能给他作个介绍。

范妮莎没有理他。她转向了一位穿得厚厚实实的，看上去有些迫不急待地等着介绍的中年男子说道：“威尔弗雷德先生，这是乔纳森·海姆洛克。我想你们委员会找乔纳森先生来一定有事。”“见到你很高兴，乔。”

“你是说在这个晚会上，威尔弗雷德？”

“噢，不，我实际是说在这个国家。”

“哈哈，”范妮莎说道：“我不知道你们俩已经认识了。”

“是的，我们确实早已认识了。”威尔弗雷德先生说，“几年来，我一直都很崇拜乔先生。不过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文艺评论家。恐怕在那些家伙中只有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认识乔纳森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环境里。我过去是一个业余登山爱好者。不过只是在山脚下转转。但是，关于登山的文章，我是每篇必读。于是，慢慢地我便熟悉了乔纳森先生。一有机会能同他见面，我就见了。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乔？”

乔纳森笑了笑，每谈到爬山，就觉得有些不自在。“我已有好几年没爬山了。”

“这没错。我是说，您爬艾格尔山的那件事情，肯定很不愉快吧？总共就三个人，是不是呀？”弗雷德说。

乔纳森清清嗓子，说道，“我不再把爬山当做件正经事了。”

“不只是这样，”范妮莎捏了捏乔纳森的膀子，感觉到他想换话题，便说道：“而且他做评论也不是十分严肃了。你最近没读读他发表的那些糟文章吗？”范妮莎转过身去，又对一个看不出多大年岁，但很漂亮的姑娘说道，（她站在弗雷德旁边），“你是……？”

“噢，对了，抱歉，”威尔弗雷德先生说，“这是爱米利亚夫人，我的一个朋友。”

“还没人介绍我呢！”那位穿羊皮夹克衫的小青年说。

范妮莎拍拍他的脸说，“亲爱的小家伙，这是因为还没有人注意到你呢。”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不过他的火气马上就消了。他说道：“你们插进来时，我正谈在兴头上。很精彩，只不过有点淘气。”

“是吗？”范妮莎问爱米利亚夫人。

“是的，我们在谈论阴道性高潮。”爱米利亚夫人转向乔纳森问道：“您怎么看？海姆洛克博士？”

“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

“作为一个登山者，如果您愿意的话。”

威尔弗雷德先生轻蔑地说道：“毫无疑问，这又是女权运动。听说在美国这种运动很广泛，是吗，乔？”

“主要是失败者参加。”乔纳森微笑着说道。

范妮莎笑道，“你这个臭狗屎！”

“你呢，戴克小姐？”爱米利亚夫人问道，“你对那事有什么看法？”

范妮莎把烟头扔到了穿羊皮夹克衫的酒杯里，“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只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要有屁才能达到阴道性高潮，这倒是个错觉。”

“太有意思了！”爱米利亚夫人说道。

“我说，”羊皮夹克插进来说道，觉得没人搭理他，“你们读到这条消息了吗？有一个人被钉死在圣马丁教堂的钟楼里。”

“噢，太可怕了。”威尔弗雷德先生说。

“噢？我不知道。要是你一定要走……”他耸耸肩，喝了一小口酒。

她满嘴都是烟味儿。范妮莎对爱米利亚夫人说，“来，我把你介绍给那位卖画的年轻人，愿意吗？”

“好，谢谢。”

范妮莎带着爱米利亚夫人挤过人海，向那个年轻人走去。小羊皮夹克冲着门口刚进来的一个人大幅度地招了招手，然后说了一声道歉便跑了过去。

乔纳森和威尔弗雷德先生靠着墙站在一起。

“爬山那都是怎么回事，弗雷德？”乔纳森问道，但并没有看他。“你往地毯上一站就流鼻血”。

“我只是想到什么说什么，乔。”再也不是那种英国服侍的口气。

“我懂了。你还干着吗？”

“不，不干了。正好几年没那么活跃了。我反间谍的活动也就只是弄明白，我的司机对我妻子说了多少东西。”

“在约会的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时，我还以为 M1—5 又给你找到了一个塑料面具呢。”

“恐怕没有。我真的是开始种地了。在这电气化的时代，我是不行喽。现在干那事，你必须是他妈的工程师。不干了。我现在通过主持一些丰富我们国家文化的会议来为大不列颠贡献自己的力量。你不是也在从事丰富不列颠文化生活的作吗？”威尔弗雷德笑道，“谁曾想，我们当年奔波于整个欧洲，时而在同一个组织里共同合作，时而为不同组织而相互格斗，今天会走到这一步。”

“你真的知道我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吗？”乔纳森想弄清楚弗雷德到底知不知道他的详情。

“噢，当然了。看到你的名字，就想到了这一点。当局的那帮家伙说你——不是什么好听的话——政治上低能。我猜你和 CII 已经离开那组织了。”

“是的。顺便，祝贺你获得了爵士之位。”

“不象你想的那么辉煌。现在几乎人人都能得到。你在那组织里干了段时间离休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给你一个 K · B · E。他们是觉得那要比一块金表便宜，我想。哎，女同胞们回来了。”

范妮莎边走边向乔纳森说：“我不是把你弄来见见我的朋友们，这会使你厌烦的。我想让你看件东西。”范妮莎转身向爱米利亚夫人说：“

“我和乔得走开一会儿。”

爱米利亚夫人微笑地点了点头。

他们来到了大厅里，那儿还稍微安静一点。乔纳森不解地问范妮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范？”

“你会明白的。给你个机会搞点儿零化钱。别太紧张，闹出什么麻烦来可不好。这样对我会是很不利的。”她边走边

说，带着乔纳森走过一条走廊，两旁坐着许多姑娘和一些迎和拍马的男人们在眉目传情，互送秋波。来到一间私人陈列室的门前，范对乔纳森说：“你快进来。”

乔纳森走了进去，又突然站住了。在那间昏暗的屋子中央，放着一尊马利罗·马里尼骑马铜像。表面不是很平滑，暗暗的灯光照着它。铜像大约有四十英寸高，砂黄的颜色。骑士具有爱特鲁利安的原始、丰厚之特色，而马和骑士头的弯曲角度又具有东方风格。肥胖的骑士手中熄灭了的雪茄烟头是马里尼的标志，乔纳森绕着铜像慢慢地走着，时而停下来仔细看一看，神情十分专注。他完全被那尊铜像吸引住了，好大一会儿都没注意远处还有一个人靠着墙站着，也是淡淡的灯光照着。那人穿着一身极为时髦的金黄色天鹅羽绒服，上面已落了许多尘土，脖子上绕了一条皱边。两只胳膊抱在胸前，镇静、务实，内心紧张，看起来也并不太放松。两眼死死地盯着乔纳森不放。那双灰白色眼睛，一点黑色都没有。

乔纳森好奇地看着那人。这是他见到过的最漂亮的男人——脱俗、冷峻，象文艺复兴时期早期艺术大师画的作品中的人物。乔纳森看得出，那人知道自己所具有的冷峻的美，有意站在那昏暗的灯光下，来进一步表现自己冷傲的特色。

“乔纳森，你看怎么样？”范妮莎站在灯光的外面。她的声音没有特点。

乔纳森又看了一眼那位冷峻的美男子。他的举止清楚地表明，他不想说话，也不想别人跟他说话。乔纳森决定不去打扰他，让他表演下去。

“什么怎么样？”乔纳森问范妮莎。

“这是不是真的？”

对这个问题乔纳森觉得有些吃惊，因为他，就象往常一样，忘记了他自己有一种独特的才能。就象一些人具有动听的嗓子一样，乔纳森有一双绝妙的眼睛。只要看到过一件作品，他以后就绝不会认错。事实上，乔纳森就是以此而闻名的。而不是象他对别人说的，是以他的学术成就出名的。“这当然是真品。马里尼共铸造了三件，后来把其中一件打碎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可能是有点不完美的缘故。现在只存下来两件。这件是达拉斯马铜像。我不知道它现在在英国。”

“哼——”范妮莎摸出一支高瓦斯，抽了起来，以掩饰她的紧张心情。她装作很随便地问了一句，“能卖多少钱？”

乔纳森吃惊地看了看范妮莎，问道：“要卖吗？”

范妮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向屋顶吐了出去，说道：“不错。”

乔纳森看了看站在远处的那位美男子。他还是一动不动，两道黑眼毛下面一双灰白无色的眼睛还在盯着自己。

“是偷来的？”乔纳森问。

“不是。”范妮莎回答说。

“他不会说话吗？”

“别这样说，乔纳森。”范妮莎捅了一下乔纳森的胳膊。

“这他妈的都是怎么回事？他是要卖这个吗？”

“不错，他想最好让你先看一下。”

“为什么？没必要找我来鉴定。出处很名显，就是一个英国普普通通的专家都可以鉴定。”乔纳森对那位美男子说，他已站到了马的另一侧。他说话了，就象是乔纳森想像的一样：说话准确，声音适度，冷酷无情。